

春秋列國志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春秋列國志傳

下

〔明〕陳繼儒重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春秋志傳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威烈王元年丙辰至顯王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吳王西子遊八景

伯詔獻上畫圖曰。吳都之下。其臺勝境。無如姑蘇。然
前所築者。不足以當聖馭。王如崇臺利覽。莫如重建
姑蘇臺。令其高可望一百里。寬可容六千人。極其壯
麗。何所不樂。吳王然之。欲築高臺。匠人奏難爲。林木
吳王遣使。遍告列國。以求材木。早有人以此事。報于

越王越王謀于羣臣。范蠡奏曰：此天將啓滅吳興越之端。大王不可失也。越王曰：何謂也？蠡曰：夫差內不勤政，外不憂敵，而其侈心一萌，惟崇臺好色。此吾國家歲積軍糧，日繕兵甲，待其荒淫已極，一舉而滅吳者，必先投人之好。夫差旣築臺而不得其材，王如採其良木，棟其美色，遣使奉貢。吳王得此二端，必然傾心悅受，而終身不疑。我起報怨之兵，而我得安靜而謀事也。越王大悅，使木工入龜山採木，得其高大之木二百餘株。又選越中美女五十人，內有一美女名

西施者乃西海濱漁家之女。儀容妖艷，體態嬌嬈。年方十四歲，管絃音律，無不該博。越王見了材木美女，喜不自勝。卽令木工將前材木雕斲龍鳳之文，粧飾金珠之彩。卽修表文，令文種帶入東吳，且獻文種。卽領貢物浮江而至。來見吳王曰：寡君自蒙宥罪復國，夙夜惓惓，每懷圖報。第恨邦微土薄，無足稱獻。今聞大王欲恢舊業，重遊姑蘇，敬採良材二百株，美女五十人，聊充備用。乞賜嘉納，萬幸。吳王覽罷表文，大加宴賞，受其貢物。厚聘遣歸。吳王自得良材美女，顧謂伍員曰：相國每諫勿放勾踐，今勾踐歸國，傾心慕德。

不遠千里而貢財物。豈有他謀而伐我乎。遂令王孫
雄引三千工匠重建姑蘇之臺。務要宏壯華彩。依詔
繩墨子胥退。具諫表次日晨入呈上。吳王吳王覽其
表曰。

臣聞奢者禍之基。淫者殃之本。昔者桀築夏臺而
國隨亡。紂王建鹿臺而身亦喪。此崇臺喪國之明
驗也。况三代之季。皆由美色而傾故。夏因妹喜而
亡。商以妲已而喪。周因褒姒遂至東遷。此又因色
亡國之明鑑也。今王不度明德。外縱強越。內興土
木。殫費財力。資益寇仇。大爲不可。且越人進貢財

物王自以爲傾心慕德。臣切以爲助桀爲亂。伏願
大王罷臺榭。遠讒佞。黜美人。理國政。則社稷生民。
無疆之福。否則臣隕首階墀。甘心就戮。上旣無愧
于先王。下不見辱于強越。臣之肝膽披露。乞惟聖
德。照臣愚悃。萬死無恨。

吳王覽罷子胥之表情實違忤。本欲加誅。又是先朝
功臣。將納其諫。又慮臺榭不就。但含容受其諫表。子
胥頓首而出。吳王召伯嚭商議。忽報列國聞吳與越
和。遣使入賀。伯嚭曰。乘此機會。遣使往列國報聘。則
此臺可成。吳王大悅。次日卽以金帛。詔子胥往列國。

報聘子胥。心知爲伯嚭之計。然君命不敢違。承命出朝。謂太常被離曰。被離子胥之故人。官爲太常。主土或伯嚭之說。重諫臺榭。吾遠使列國。不能屢諫。子可盡職進諫。無致陷君于不義。被離受命相辭而別。吳王旣遣子胥。卽令王孫雄。部引工匠。建修臺榭。王孫雄令工匠務極宏壯。俱宜秀麗。上高可望三百里。下寬可容六千人。臺上雕梁畫棟。楠臺下金柱玉闌干。四遊盡植奇花異卉。畜養怪獸珍禽。又引太湖之水。環遶于臺前。通舟往來。以備觀覽。左有香水溪。右有百花洲。雖三秋九夏。花香不絕。此臺見積三年之財。

關雎
走狗
六

聚五年之力方能有成。被離累諫吳王，斬以示衆。羣
臣始恐懼，不復敢言。吳王日游姑蘇之臺，選後宮美
人善歌舞者數十人，列于坐側。時西施獨奪歌舞之
魁，美貌又冠諸妃之右。吳王悅之，取入後宮，甚加寵
愛。出入儀制，稍同妃后。羣臣皆諫，爲不可亂却宮苑，
以使貧賤失序。夫差不悅，又令王孫雄于靈宕山，
在蘇川府城西二十里。

徑鑿碧泉井，建館娃宮，遂挈西施游于八景。

八景姑

蘇臺、百花洲、香水溪、西施洞、玩花池、採香徑、碧水泉。

館娃宮

春日則令數十嬪妃擁西施于前，自與羣

伯嚭奚斯金隨于後游于玩花池採香徑五十步一
亭八十步一榭逢亭便宴遇榭便歌四顧百花妍嬌
夫差親折柿于西施之髻曰子如日夜立于萬葩叢
下孤不知花貌類子而子貌類于花耶伯嚭進曰以
臣觀之西施之于花貌又有甚焉夫差大悅取酒賞
嚭以其善觀花貌也唐人高啟有詩曰

徘徊駐馬百花洲

日麗花妍玩未休

西子嬌容今不在

教人賦罷枉凝眸

本朝姚廣孝先生題百花洲詩云

水艷接橫塘

花發礙舟路

波紅映晴霞。
緣汀魚網集。
不見昔游人。

沙白寒樓鷺。
隔渚菱角渡。
風烟自朝暮。

夏則駕一葉輕舟。載幾船簫鼓。與西施賞蓮。于香水
溪。令嬪妃裸衣採蓮。于溪內。西施與夫差撫掌而笑。
既而西子酒酣。以手攀隔船之蓮。忽溺于溪。夫差急
令嬪妃援起。夫差親自扶入舟中。曰。子之被溺。可謂
落花隨水歟。西子再拜頓謝。夫差卽令奚斯于香水
溪內。方圓環數丈。皆砌白石。別引清泉。每遇盛暑。令
西子潔浴于泉內。其中泉水香馥不散。遂名曰香水。

溪高啓先生亦有詩云

粉痕凝水春溶溶

暖香流出銅溝宮

月明曾照佳人浴

影與荷花相向紅

秋則携西子登靈巖之山處館娃之宮朝歌夜絃宴
賞不息西子晨則照池而粧夫差竝于肩後親爲撩
髻施粧顧謂西子曰以子之妍雖映水亦生輝媚西
子又頓首謝恩高啓先生亦有詩云

曾聞鑑影照宮娃

玉手牽絲帶露華

今日空山僧自汲

一甌寒供佛前花

冬則隱于靈巖山西施洞每遇霜朝雪夜夫差與西

施自着狐裘令數十嬪御引車尋梅若遇崎嶇險道車跡不能所通之處然後方返高啓先生亦有詩云

梅雪爭清臘正濃

吳王車出館娃宮

西施不惜芙蓉面

曾向靈巖冒朔風

於是一年四季夫差全不歸理政事成登賞於姑蘇臺或宴賞於館娃宮絃管不絕樂而忘返及子胥報聘列國而歸則臺榭俱成國政皆荒子胥恨其表章入諫于姑蘇臺下吳王全不少納子胥出而歎曰吳之末如桀紂之世安能保其無亡乎遂稱疾不出用竟後來何如聽胥之計何至狼藉至此

楚昭王禮聘孔子

當時楚昭王自復國以來尊賢禮士繕甲利兵常欲報吳之仇及聞夫差荒淫無度與羣臣商議東伐吳音誤公諸梁曰吳雖失政然有伍員在朝未可輕圖王欲東征以報先王之耻必得天下第一等人講求治道方可與圖大事王曰天下第一等人是誰諸梁曰東魯孔仲尼當世聖人也聞人之樂而知人之德見人之禮而知人之政每講學于洙泗二水名在魯地之上弟子從游者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故昔日魯公畧用于國便返齊之侵田可惜魯之君臣

任賢失于無終，遂被齊人間出。去衛適宋，周遊列國。諸侯皆不能用。今聞去陳適晉，大王誠能以禮聘歸，楚國拔其大政，不特東征削恨，而王霸之業反掌可得。昭王然之，卽具聘禮，遣使入晉以迎孔子。忽一人階下進曰：「孔丘乃世之迂儒，不達時務，所以遍遊列國，諸侯各各拒而不納。吾王何自輕體而敬迂儒乎？」昭王視之，乃下大夫宋木字汝材也。諸梁叱木曰：「仲尼抱經國之猷，一施于魯便有成功。汝乃凡夫俗眼，焉知聖人之道？」二人議論不已。昭王曰：「二子且勿爭競，吾昔自隨渡江，入郢之日，曾于江洲拾得一物。」舉

朝不識其名吾聞聖人心生孔竅識人之所不識先遣使臣往問異物名實倘其能識然後再聘羣臣皆服其論王卽遣宋木齋前物究尋孔子所在當時孔子將欲行適于天下而天下諸侯皆不能用去陳過衛聞晉趙鞅趙盾之後諡簡子畧有納賢之意欲携

弟子入晉時晉室衰弱政在六卿之家而六卿獨趙氏最強時晉頃公在位趙鞅謀奪晉室先攻同列晉有賢士二人名竇鳴犢犇華每諫趙鞅不可強凌公室而欺同列趙鞅怒其忤已盡收二人而殺之孔子至河聞趙鞅殺二賢士臨水而歎曰洋洋乎美哉水

也。丘之不濟，此命也。丘聞剗音枯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也。子貢進曰：夫子何歎二士之深也？孔子曰：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況于人乎？是以君子傷其類也。子貢引轡而回，行數里，前見一簇人馬來至。原是楚大夫宋木。木見孔子，着逢掖之衣，戴儒者之中，坐于車上。其引轡執勒者，皆寬衣大帶，俱有儒風。自思此必仲尼也。卽下馬向前，長揖曰：長者無乃孔夫子乎？孔子忙下車相見，曰：然大夫從何而至？敢問高名。宋木曰：下官乃楚之大夫宋木也。寡君前經